

“雅好”，错就错在越界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

秦玉海案件警示录

记者 石艳红 杨诗琪 李晓珍 钟继轩

爱好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培育情操，提升修养，也可能由“好”而“贪”、由“雅”而“腐”。

秦玉海就倒在了这把双刃剑下。

2月13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因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挥霍浪费公共财产、收受巨额贿赂等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秦玉海的蜕变过程，大多与他的雅好——艺术摄影分不开，与他痴迷摄影、追名逐利如影随形。

小节之中有大义，爱好之中见品行。领导干部的个人爱好直接关系到其从政道德和公权力的廉洁公正使用，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秦玉海的落马让每一个领导干部深思：该培养什么样的爱好？又该如何对待自己的爱好？这不仅是一个生活情趣问题，更是领导干部思想情操、生活作风的重要体现。

玩物丧志酿苦果

——角色错位导致价值追求转向

镜头1：随着光影的移动，水的形态颜色也在不停变化。全神贯注的他，抓住一个瞬间，咔嚓摁下了快门。此时，他在冰冷的水中已经站了几个小时。

看到这一幕，你会认为镜头中的他是什么人？摄影家？不，那就

是身为高级领导干部的秦玉海。

但如果让他自己来选择，他更希望别人把他当作一流的摄影大师，而不是一名省部级干部。

是啊！如果仅仅是位摄影家，他就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那么，秦玉海的角色错位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从秦玉海的履历中可以看出，尽管学历不高，也没有什么特殊背景，但好强、进取的他，在组织的培养下，从一名油田搅拌工，迅速成长为正厅级领导干部。想干事，也能干成事，这是许多人对秦玉海的评价。正像秦玉海自己所说的那样，那时的他踌躇满志，“一心想干好工作，造福一方”。

1998年12月，作为重点培养的优秀年轻干部，45岁的秦玉海从黑龙江省交流到河南省焦作市任市委副书记、市长，2年后担任市委书记。短短5年中，在他的力主推动下，焦作市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旅游业，实现了由“黑”到“绿”的华丽转身。云台山也迅速扬名全国，被国家列为5A级风景旅游区。

而摄影，就是在这期间走进他的工作和生活，并最终颠覆了他的人生。

秦玉海曾在《中国摄影家》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是如何走上摄影之路的》，文中写道：“（焦作‘由黑变绿’）思路确定之后，我就开始动员焦作的摄影家拍摄本地山水。但之后我发现，摄影家拍摄的焦作山水作品总体上和我所看到的还有距离，还不能准确表现焦作山水的秀美。因我也喜爱摄影，就拿起相机和他们一起去拍。”

说是“一起拍”，但在秦玉海的心里，其他人都只是陪衬，只有他才能拍出最好、最能反映云台山优美风光的精品。此后，他的摄影作品被作为云台山宣传推广的代表作，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地铁站中悬挂。秦玉海出名了。听着身边人夸张的吹捧，秦玉海愈发觉得，他在摄影艺术上具有卓越的才能。

于是，问题发生了改变，最直接的就是他对摄影的态度——从起初的爱好逐渐变成了痴迷。

“他几乎每周末和节假日都会上山摄影”。提起秦玉海，云台山旅游景区的工作人员无人不晓。在当地任职，这也许算不了什么，但秦玉海从 2004 年升任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后，仍然保持着较高的上山频率，而从郑州到云台山开车来回至少需要 4 个小时。

对秦玉海来说，去得勤，远远说明不了他对摄影的痴迷。多年来一直陪其上山摄影的段玉宝说，秦玉海对摄影的执著一般人无法想象，“夏天顶着酷暑，冬天冒着严寒，为了拍出一张图片，有时早上三四点钟就要起床，还有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从悬崖上用绳索吊着拍……”

秦玉海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对摄影的“痴狂”与吸毒无异。他可以把摄影教材放在饭桌上，认真研读忘了吃饭；可以为拍好一张照片，一夜一夜地不睡，反复揣摩其中奥妙；为尽快看到照片效果，他可以让人当即将胶片从云台山送到北京洗印。

拍摄的对象也在改变。从 2008 年开始，秦玉海从拍云台山风光，改为醉心于拍摄水“在不同光照条件下泛起的涟漪、闪烁的波光、律

动的轨迹”的“真水”系列。从大山大水到自我欣赏的“真水”，秦玉海的艺术追求和他的人生一样，走入了极端自我的境地。

秦玉海的爱好开始畸形。

对中央的文件，他再没有认真看过，开会讲话心不在焉，随便念念稿子。他不再关心能在工作上做出什么成就。他说，自己人生的定位明确了，就是要当摄影家。他的人生价值追求，从一心想干好工作，转为“把摄影做到极致”。

他欣然担任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并觉得“这是对自己摄影艺术成就的一种认可”；频频出席各类与摄影有关的活动，经常和摄影界有发言权的一些人，在一起吃吃饭“沟通感情”……

一个人的价值追求，折射出的是他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变了，是非判断、行为取舍也就随之改变。秦玉海将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和领导干部的职责使命抛在一边，沉溺于个人的小情趣不能自拔，这是典型的玩物丧志；反过来，“丧志”又进一步加剧“玩物”。“玩物”与“丧志”互哺，开出的必将是一朵恶之花。

如果此时秦玉海选择离开领导岗位，也不失为明智。但他没有。因为他明白，他离不开，他的所谓艺术如果离开了手中的权力，将大为缩水，甚或一文不值。

追名逐利引是非

——爱好招来“私人定制式”腐败

镜头 2：站在意大利米兰宽敞明亮的摄影展厅，看着来自世界各

地的人们，驻足于他的摄影作品前时，一种“跨入世界一流摄影师”行列的自豪感，让他觉得无比兴奋。

镜头中被展出的作品，是秦玉海最为得意的《真水无香》系列。在这部作品的序言中，他写道：“从做人的角度讲，应当看透功名利禄，远离世事纷繁，杜绝尔虞我诈，甘食粗粝，不染浮华，修美于内，敛性于心”。秦玉海曾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既是我面对摄影又是我面对人生的一种态度。”

然而，这真是秦玉海的人生态度和艺术追求吗？

英国著名学者罗斯金有一句名言：“艺术的价值在于没有私欲，在于为万人的利益服务。”但此时秦玉海的摄影爱好，已不是为了“发展焦作、开发云台山服务”，为的只是满足自己出名，或者美其名曰“实现个人的艺术追求”。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官做再大，工作干再好，一退休，人们就会渐渐把你淡忘，而艺术是永恒的，可以让你名垂千史”。摄影，在他看来，正是可能让他“名垂千史”的高雅艺术。

追名，必有“逐利”相伴。长期为秦玉海提供图片制作服务的北京某影像有限公司老板曹某告诉专案组：“这些年秦玉海极力追求知名度，渴望自己的作品进入世界一流艺术殿堂，梦想自己成为世界一流摄影艺术大师。他要是成功了，一方面他的摄影作品将成为艺术品，价值不菲；一方面他的摄影作品衍生品也将走红市场。这就是官员摄影腐败的隐蔽性所在。”

“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秦玉海对于摄影爱好的

高调宣扬，更让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们嗅到了商机。曹某说：“对迷上了摄影的官员，如果你送给他一台相机就相当于送上了精神鸦片，当他咀嚼精神鸦片的时候，就无法自拔。”

而这种“精神鸦片”，不像花花绿绿的钞票般庸俗。和其他赤裸裸的收钱收物相比，唯一不同的只是艺术成为了腐败行为的“遮羞布”。扯着这块“遮羞布”，秦玉海甚至毫无廉耻地宣称：“只要是為了摄影，一切都可以接受。”

正是这种正中下怀的“私人定制式”腐败，让痴迷摄影的秦玉海在“毒瘾”中越陷越深。

秦玉海想在國內摄影界甚至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曹某立刻提供了全程服务。据调查，2012年至2014年，曹某为秦玉海出版《真水》作品画册，拍摄以秦玉海摄影活动为主题的电视纪录片《一个摄影师和一座山》，先后4次出资为秦玉海举办摄影作品展，甚至不惜动用自己在圈内人脉关系，将其作品展览到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累计花费580多万元。

为抬高自己的身价，秦玉海曾想谋取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的头衔，河南安阳某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某及时出现。李某利用自己在摄影圈的关系，为秦玉海张罗饭局，送钱送礼。所以，尽管秦玉海从心里看不起打着他的旗号到处狐假虎威、影响恶劣的李某，却因为李某“哪里需要哪有我”的贴心服务而“离不开他”。2013年，当焦作市一起涉黑案件牵涉到李某时，秦玉海和他断了关系。但是，2014年5月，当李某以帮其在国外举办摄影展为由再次和其联系时，秦玉

海又与李某勾肩搭背，狼狈为奸。

秦玉海就是这样被“请君入瓮”，而“曹某们”也是这样谋取到巨大利益。

2007年至2014年6月，应曹某请求，秦玉海向云台山公司打招呼，使曹某公司顺利承揽了云台山公司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地铁广告业务；其间，秦玉海还帮该公司协调提高了广告费标准。仅此一项，曹某公司就获得广告费7685.5万元，利润率高达76%。

曹某看中的还有云台山长远的旅游文化产业开发。尽管曹某认为，“他的作品别说在国际上，就是在国内充其量也只能算二流”，曹某仍然不遗余力、耗费巨资推广秦玉海的作品，“我想和秦玉海搞好关系，利用他获得中国摄影最高奖‘金像奖’的‘真水’作品，开发旅游文化产品，这样就能获取更多的利润。”

对于“曹某们”的目的，秦玉海不是不知道。但是，他更在乎他们为他带来摄影艺术上的名和利。于是，为了成就“世界一流摄影大师”的梦想，他明知道被利用，仍然一次次出卖着自己的党性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背离着自我标榜的清高脱俗。

公权私用入歧途

——个人情趣背后是利用特权侵占公共财产

镜头3：坐在豪华的路虎越野车中，前有景区工作车辆开道，后有当地“摄友团”的追随，目之所及是自己无比熟悉的山光水色，心中禁不住有些得意：“没有我，这里的美就被埋没了”。

“我拍片是为云台山服务、发展云台山”，对于摄影目的，秦玉

海始终宣称是宣传推广云台山旅游事业的“责任之举”和“实用之需”。

在冠冕堂皇的“为公”旗号下，秦玉海把云台山当作自己的“私人领地”，心安理得地大肆侵占云台山的公共财产。

“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社会上流传的这句话，足以说明摄影是多么“烧钱”的行当。十余年间，秦玉海为摄影“烧”的钱高达千万。但是，用他的话讲，“自己却从没有花过一分钱”，云台山被他当作了随意支取的私人账户。

调查显示，2004至2012年，在他的要求下，云台山公司先后动用100多万元公款为其购买摄影器材，包括哈苏、林好夫等世界名牌相机，共24件。2010年至2014年，秦玉海先后安排云台山公司花费166万元购买其摄影作品《真水》画册，花费14.5万元为其印制摄影作品挂历，为其结算照片冲洗费33万余元。2009年12月，借云台山公司“赴韩风光摄影展”之机，他要求专门增加其个人摄影作品展，展览共花费74万余元。包括秦玉海及其家人赴外地摄影或参加摄影展的所有费用，等等，都由云台山公司买单。

而这只是算得出的“大账”。每次上山，秦玉海的“谱”都很大，各式陪同人员少则四五个，多则十几个。而这些人所有花费开销都由云台山公司负责。云台山庄经理褚晨明说，每次他们浩浩荡荡一行人的吃住，都须以“贵宾”身份安排。

尤为恶劣的是，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的2013年1月至2014年7月，秦玉海仍然39次上云台山摄影，公然接受公务接待、公款吃

喝。

从当初的“没有您就没有云台山”到如今，秦玉海已彻底蜕变成“靠山吃山”的“山贼”。云台山工作人员说，“从实际情况看，还是云台山成就了秦玉海这个摄影家。我们云台山公司这些年在支持秦玉海摄影创作方面投入了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使得他在多地办摄影展，才使他在摄影界出了名。”

云台山景区每年都会做游客调查，连续几年的数据也显示，在前来旅游的人中，通过摄影图片获知云台山的仅占10%。

秦玉海摄影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答案已不言而喻。但为什么多年来，就是没人捅破这层窗户纸呢？无疑是因为秦玉海的领导干部身份。秦玉海也不讳言：“我是省人大常委会的党组书记、副主任，过去还担任过副省长、焦作市委书记，他们公司和个人的发展，都处于我的职务影响和制约下，他们不可能向我要钱。”

为长期占用云台山乃至焦作的公共资源来成就个人梦想，并不分管全省旅游工作的秦玉海一直插手云台山的旅游发展，连门票涨价这样的事情都要他点头同意。同时，他还干预当地的人事安排，把听命于他的干部安排到重要岗位，对“不听话”的干部的任用则横加阻拦。

自命清高的秦玉海就是这样打着为公的借口，利用特权侵占公共利益，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收受贿赂，目的仅仅是满足个人的所谓“艺术追求”。至于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损害了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些政治账更不在“摄影家秦玉海”的考虑之内了。这就是“雅

腐”！其隐蔽性和破坏力由此可见一斑。据调查，2001 年以来，秦玉海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焦作某置业公司董事长刘某等单位和个人贿赂近 3000 万元。

小节不保失大义

——领导干部的情趣爱好关乎党的威信和形象

镜头 4：面对着办案人员，低着头的秦玉海懊悔地说，回头想想，我对摄影如此痴迷，头脑发涨到极致，全然忘记了自己还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

摄影无罪，罪在“欲壑难填”。用秦玉海自己的话说，这是“思想有问题才犯了罪”。他确实是忘记了党员的身份，忘记了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纪律和规矩。

党员与群众的差别在于，面对党旗宣过誓入了党，就意味着主动放弃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就必须多尽一份义务。党的领导干部级别越高，承担的责任就越重，要求就越严。

因此，党员领导干部的这个“特殊”身份就决定了，该选择什么样的爱好，该如何把控自己的爱好，是有内在约束的，绝不是“小节”和私事，而是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

在这方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陈毅元帅兴趣广泛，尤爱诗词，一生写诗 350 多首，将革命情怀与诗歌意境融为一体，诗以化人、相得益彰。“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借物咏怀，赞颂坚韧不拔、宁折不弯的刚直与豪迈，给人力量、催人奋进。而他的一句“手莫伸、伸

手必被捉”，正义凛然，催人警醒，更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老一辈革命家不仅爱好高洁，而且严把尺度。

时代先锋、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也为我们展示了领导干部该如何对待爱好。同样是热爱摄影，但孔繁森不为名利，情系百姓，工作之余，用一个普通的相机，定格下对西藏的大情大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至今被人们赞颂和怀念。

领导干部不是不能有爱好，甚至应该鼓励培养健康的情趣爱好。关键是，爱好应该用于涵养党性，砥砺心性，滋润的是高尚情操，提升的是道德修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更好地践行党的宗旨。

然而，当前还是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像秦玉海一样，不是为了陶冶性情，而是刻意追求一些“高大上”的爱好，把党的纪律和规矩置于一旁，天马行空、恣意妄为，搞得天下皆知，所谓的爱好衍生为权力寻租的途径，暴露出腐败本质。比如，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喜好玉石，其收受的玉石藏品可办展览；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书法比不了“大家”，但权力下的作品“价更高”。他们还热衷于挤进各类协会兼职，进而利用协会职权谋利。

“确实需要整治了。”秦玉海悔不当初，对记者说，如果有此类爱好的领导干部多了，就成为一种现象，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然会打上商品经济的烙印，时间久了，就可能会产生群体性的权钱交易。

忘记意味着背叛。领导干部没有节制的爱好必然导致权力的异化、腐化。等待他们的，将是党纪国法的严惩。

“不能像我这样，把所有的心思、所有的追求都放到雅好上去了，

更不能将爱好附上铜臭气息，否则雅好终将异化为‘雅腐’。”在接受调查时，秦玉海后悔不迭，自己错就错在让爱好越了界，从而扭曲了自己的价值追求，进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

对于秦玉海来说，醒悟来得太迟了。但是，如何严防爱好越界成“雅腐”，他的惨痛教训却足以给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以深刻的警示。

（作者单位：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社、中国纪检监察报社、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中心）

来源：中央纪委新闻单位 发布时间：2015-03-23 04:00

爱好，当涵养党性心性而远名利

当精良称手的“长枪短炮”变为呈堂罪证，当流光溢彩的照片勾起黑色记忆，当前路所向不再是湖光山色而是冰冷铁窗，秦玉海成就“世界一流摄影大师”的梦想破灭了。畸形的爱好、扭曲的名利观与堂而皇之的公权私用，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领导干部该培养怎样的爱好？该如何处理事业与爱好的关系？又该树立怎样的名利观？秦玉海蜕变堕落的案例，再次将这些问题摆在每位领导干部的面前。

“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这是学者梁启超的人生感悟。健康高雅的兴趣爱好是丰富生活滋味的“调味料”，不仅能够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更能够开阔视野、激发灵感，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不无裨益。

然而，凡事皆有度，尤其对于党员领导干部而言，畸形的爱好，无异于毒药。一旦爱好变为痴迷，甚至上瘾无法自拔，就容易出现玩

物丧志、因“好”致“害”的情况。耗费心血收藏的玉石，映照出的不是倪发科的君子之德，而是纵好图利的堕落轨迹；龙飞凤舞的书法，题写出的不是陈安众的为民之心，而是众星捧月背后的权钱交易；而曾经声名远播的《真水》系列摄影作品，不仅没有让秦玉海获得心底的“一片宁静”，反而将他推入深不见底的“欲海”。这些落马贪官们由“好”生“腐”的案例，正应了那句古训，“好船者溺，好骑者堕，君子各以所好为祸”。

玉本无瑕，奈何贪欲作祟；摄影无罪，罪在欲壑难填。秦玉海们正是因为按捺不住心底骚动的欲望，一念之差，人生打岔。

错误的价值观、权力观和名利观，让他们逐渐弱化了党性意识和心性修养，萌生出纵好图利、沽名钓誉的妄念，也将自己的“软肋”暴露于“权力掮客”们的面前。在贪得无厌的名利心驱使之下，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忘记了公权姓公不姓私，忘记了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将纪律和规矩抛诸脑后。爱好的越界必然导致权力的异化、腐化，“以所好为祸”只是早晚的问题。

小节之中有大义，爱好之中见品行。领导干部肩负着党和人民所寄予的深切嘱托和神圣使命，个人爱好直接关系其从政道德和公权力的廉洁公正使用，影响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该选择什么样的爱好，该如何把控自己的爱好，是有内在约束的，绝不是“小节”和私事，必须引起重视。领导干部不是不能有爱好，甚至应该鼓励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关键是，爱好应该用于涵养党性，砥砺心性，远离享乐诱惑与名利纷扰，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

己之心，将“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更好地践行党的宗旨。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秦玉海们由“好”而“贪”、由“雅”而“腐”的教训，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如何以健康的爱好涵养党性心性，是每位领导干部都应当做好的功课，只有心中有数，才能行之有度，踏踏实实地走好人生每一步。（记者 闫鸣）